



我上下鸡冠梁，都有村民在保护。骆勇 摄

# 1月25日，我第71次奔赴下庄 26年来，见证了凿通“天路”的奇迹 下庄，一“坑”的生命能量

□侯长青



“下庄像口井，井有万丈深，来回走一趟，眼花头又昏。”这首流传久远的民谣，被一群不怕死的重庆巫山下庄人，以六条生命的代价，用七年时间，凿通了八公里“天路”的奇迹。我以26年71次下庄之行的名义，见证了这首民谣成为历史的全过程。

2025年1月25日，农历腊月二十六，是我第71次奔赴下庄。

我和重庆三峡学院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博士后，受邀参加下庄的“村晚”。晚上的坝坝席上，和我同一条板凳的嘉宾，是重庆市文旅委驻巫山竹贤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侯玉峰，他问我：“你26年连续不断关注报道下庄，原动力是什么？”

“是下庄人创造出来的一‘坑’向上的力量！”

为佐证这一“坑”的能量，便在众多画面中，梳理出来——“从‘三跪’到我的‘三次’流泪”，成为我庆余年的“多巴胺”！



还有所有的这些记者 旁人

我在东方卫视讲述下庄故事  
东方卫视截图

## 讲述

### 我的三次泪流

#### 第一次泪流：黄益坤老人的话语

听到儿子出事的消息，黄会元72岁的老父亲黄益坤呆呆地靠在朝着鸡冠梁方向的土墙上，望着儿子出事的地方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……

儿子的灵柩停放在地坝中央，黄益坤老人当着全体村民和我们记者的面，说出了这样一番话：“我儿子死了，不是说不心痛。但心痛又有什么用？他又活不过来。毛主席说过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我儿子死了，但他死得光荣！愚公说过，我去了以后，还有儿子，儿子去了以后，还有孙子，只要下定决心，子子孙孙总要摆脱这个贫困。”

此情此景，所有的言语都显得苍白。泪水止不住地流淌，我由衷敬佩这位老人为我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——什么叫胸襟！什么叫情怀！

这次泪流，湿透了我的记忆，20多年来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！

#### 第二次泪流：石头不会乱打人

2000年10月28日，中央电视台“同一首歌”词作者、“文化视点”创始人胡迎节率摄制组一行5人赶赴下庄，陪同前来的还有一位作曲家。我和黎廷奎、骆勇赶赴巫山与他们会合，直奔下庄。

来到鱼儿溪时，已是下午4点。毛相林大声喊道：“时间晚了，请领导们走红岩湾。”我有些担心，连忙问他：“下了十多天的连阴雨，路上掉不掉石头哦？”

到达鸡冠梁时，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下面是一条乱石沟，坡度至少有70度。从公路上往下看，溪里的洪水如一条白龙，缠绕在山沟里发出咆哮的声响，一种未知的恐怖弥漫在湿漉漉的夜色里。沟里的泥石是松动的，脚一伸，人跟着石头一起往下滚动。大家只好四肢着地、背朝天往下拔。

快到谷底时，走在前边的村民张国香紧张地说：“前面去不了，掉‘渣子’（石头）。”但此时已无回头路，只得硬闯泥石流区域。我用全身力气扶着央视的侯莉往前走，没走几步，脚下一滑，两人同时趴在地上。站起来后，继续凭着感觉往前走。走到泥石流中心区域时，头顶“砰”的一声响，石头与石头碰撞出的火花，划过漆黑的夜空……这阵势把侯莉吓哭了。我连忙安慰：“不哭，石头不会乱打人，我们是来为下庄做好事的。”

20分钟后，我们从“死神”的怀里冲了出来，浑身泥浆拼命来到对岸，看到头顶滚下的乱石碰撞出的火星四溅，大家无力地坐在那里，两眼痴呆。十几个村民上来了，能走的两个扶一个，不能走的，轮流背。到达下庄村时，已是晚上十点。

晚上十一点的晚餐时，作为本次下庄之行的始作俑者，我向大家敬酒时说：“为了下庄，我们每个人都‘死’了几次，现在还在一起喝酒，是个奇迹，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干杯。”

此刻，我泪流满面，心中的压力只有靠泪水和酒水来释放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哭出声来——为这一行人的勇敢，为下庄人的拼命，为石头没有乱打人的幸运！

#### 第三次泪流：我真不是领导

我第一次到下庄，竹贤乡乡长曹相向村民们介绍说，这是万县日报的侯记者，专门为你们修路而来。毛相林一口接过：“好，好，我们欢迎侯领导。”

从此，下庄的村民见面都叫我“侯领导”。虽然我一再解释，我只是记者不是领导，但村民们不听，就这么执拗地叫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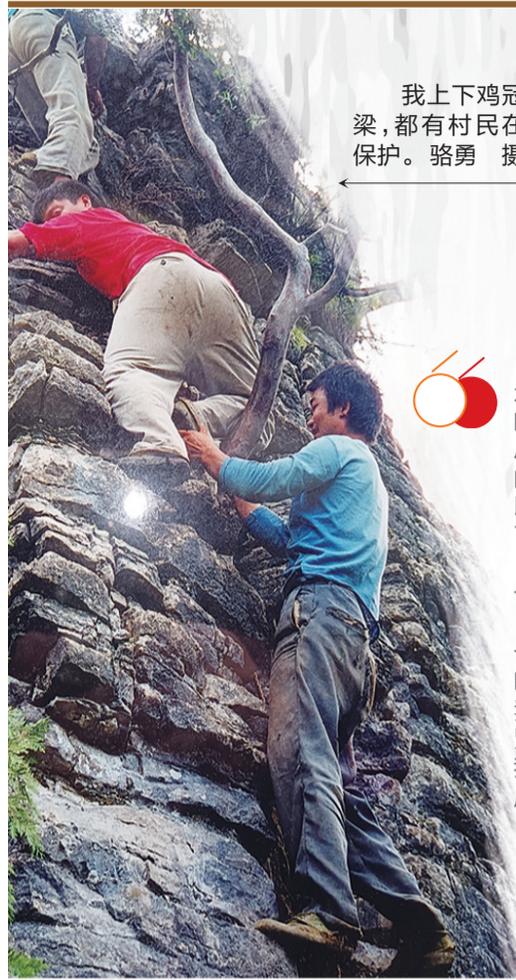
在毛相林家吃的第一顿饭，他把村妇女主任陈祖英喊来，还把彭仁松、张泽燕、杨亨华等人喊来帮忙下厨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2005年国庆节的一个晚上，我住在陈祖英家，不到十点，就躺在床上。迷迷糊糊听见窗外有人在说话：“这么多年来，侯领导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，吃住都在你们这几家，难道我们就不是下庄人？我告诉树哥（毛相林小名），明天侯领导一定要到我们家住一晚。”“要得，侯领导明天在路运芝家住的话，后天就在我们家吃个饭……”声音从窗户缝隙原原本本“送”进了我的耳朵。那一刻，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，不知不觉打湿了枕巾。

第二天在张泽燕家吃午饭时，我临时定了个规矩：再喊“侯领导”的话，就罚酒一杯。彭仁松和杨亨华又习惯性地喊了“侯领导”，在各自罚一杯酒之后，不胜酒力的彭仁松喝得满脸通红，转过头去“哇”的一声，吐了出来。我鼻子一酸，赶忙起身给彭仁松及村民们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真不是领导，只是一名记者！”

说完，泪流满面的我，内心充实而笃定：与下庄，在一起！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）



## 第一跪：跪出下庄精神的“凭证”

“失格了（方言，意为出事了），失格了，黄会元失格了。”

1999年9月30日上午9时许，我和摄影记者骆勇在村民袁孝恩、杨亨华的保护下，手脚并用刚爬上鸡冠梁，就听见杨元鼎从私钱洞工地上传来的惊慌声音。一时间，我双手紧紧抓住身旁荆棘灌木丛的树根，双腿无力，慢慢移动到一块大石头处，一屁股坐在那里，才来打量周边的一切。

鸡冠梁上，袁孝恩、杨亨华等六位下庄村民以各种姿势“雕刻”在那里，眼神惊慌，一双双眼睛犹如“探照灯”，苦苦寻觅黄会元的身影。

十秒、二十秒、三十秒……寂静的山谷，连清风白云都停下了脚步。乌鸦成群结队盘旋在鸡冠梁上空，那不断的“哇哇”声，加倍了村民的悲伤。

袁孝恩、杨亨华他们赤着上身，有气无力地收拾工具，准备回村送黄会元最后一程。袁孝恩拿着点炮用的香，点燃后，带头朝着黄会元牺牲的方向跪了下去。杨亨华等五位村民也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，跪了下去！

这一跪，跪出了下庄人对生命的敬重；这一跪，跪出了下庄人在悬崖绝壁上为修通致富路、希望路、子孙路的精神“凭证”！

## 第二跪：跪出下庄人的倔强和希望

就在黄会元被头顶石头砸下鱼儿溪谷底3个小时后，巫山县委书记王定顺、县长王超一行来到现场，慰问放弃国庆休假下来下庄采访的七名记者和修路的下庄村民。

被巨大悲伤笼罩的鸡冠梁，在听说书记县长要来的消息后，大家萎靡的眼神，逐渐光亮起来。工地上的男男女女，朝着鱼儿溪赶去。

在鱼儿溪的一处毛坯公路上，除了毛相林等几位村民到谷底为黄会元收尸外，修路的村民从各个山头往书记县长的方向涌来。

人头攒动中，我们还没来得及为村

民介绍完，站在身边的袁孝恩突然朝着王定顺、王超跪了下去。没有任何思想准备，面对突然跪下的袁孝恩，王定顺、王超赶忙去拉，边拉边说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该下跪的是我们！”

这一跪，跪出了下庄人的封闭与落后；这一跪，跪出了下庄人不甘封闭的倔强与希望。

多年后，我问袁孝恩为何要下跪。他说，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只觉得“县大老爷”来了，就给他们修通这条公路带来了希望。

## 第三跪：跪出下庄精神的高度

2020年5月25日，光明日报江苏记者站站长郑晋鸣来到下庄，坐在毛相林家的院坝里，环视四周巍峨大山，不停地抽烟，似乎在平息从鱼儿溪鸡冠梁车行下来的视觉冲击所带来的震撼。

第二天一早，郑晋鸣对毛相林说：“把你们祭奠用的香烛火纸给我一点，我想到黄会元的坟上看看。”

一行人陪着郑晋鸣来到黄会元的坟前，看了看四周的大山，凝视着早已长满杂草的坟堆，他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，深深叩首。郑晋鸣点燃火纸，一张一张地烧着，平静而舒缓地说道：“老黄啊，我相信你在天之灵看到了下庄现在的变化吧，如你所愿了哦！比你想象的还要好哦……”起身时，郑晋鸣已泪流满面。从未谋面的两个人，以这样的方式，把他们都在践行的家国情怀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这一跪，跪出了下庄精神的高度；这一跪，跪出了郑晋鸣人性的亮度！

不久，郑晋鸣写的《愚公精神的当代传奇——重庆下庄人在绝壁上凿出脱贫路》长篇通讯，在光明日报头头条推出。这位第十二届“范长江新闻奖”获得者、“全国十佳记者”意犹未尽，在稿子后面，配上了“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”短评：“当生命在悬崖边跌落，下庄人的内心升腾起了对生活、对故土、对子孙甚至未来的挚爱，他们用血肉之躯刨出向生之路……其矢志不移的艰辛奋斗历程，让人热血沸腾，值得我们送上崇高的敬意。”



我在鸡冠梁上给万州余家村居书记讲下庄修路的经历 方四财 摄